

記憶的城市



去年七月，第一次踏進美國國土，印象最深的正是美國最大的城市——紐約，但我所接觸的，卻只是當中的一小角落。

□黃詠心

那是一次頗為新鮮的體驗，沒想到一進城，當汽車停在紅綠燈位前，卻來了幾個黑漢，作勢為我們抹車，這把我嚇了一跳，黑漢的樣貌並不和善，一元幾塊實在免不了。我們今次的目的地是唐人街，紐約的中心地帶曼克頓就在不遠處，汽車駛過曼克頓區各條大道，中央公園附近有一系列名家雕塑，整齊並列於馬路中央，跟對面的名店互相爭輝，區內的建築物古舊而悅目，正如印象中的紐約，一切都氣勢磅礴。漸漸，景物後退，曼克頓的面貌亦逐漸消失，不消十五分鐘，眼前又是另一個世界。

當第一個中國路人進入眼簾時，我已經意識到我們已到達唐人街，建築物古舊而破落，街道狹窄，人車爭路，觸目驚心。來到這兒，可以令人完全忘掉身在異鄉的陌生感覺，甚至有一個錯覺，還以為自己身在十年前的香港，某個角落，又像極了記憶中某個中國城市，畢竟，在這地方生活的人確來自五湖四海。那時，我首要的是找間店子醫醫肚子，隨意走進一間，點了一碟叉鵝飯，味道只屬一般，但它在滿足了我的食慾之餘更消解了心中抑壓的情結。

唐人街的中心地帶有戲院、酒樓和商廈，戲院名叫旋宮，令人聯想到香港的碧麗宮或百麗殿之類的大戲院，但它並不大也不豪華，下午時分只有寥寥數人，顯得格外冷清。酒樓是粵式居多，聽人說，移民到這裏的外省人也開始學懂上茶樓，近年連鬼佬茶客也增加了。我最不習慣是那個茶壺，在香港或內地，必定是一式一樣的矮身瓷器茶壺，這兒卻流行用鐵茶壺，實在想不出原因，既然要跟足家鄉，為什麼偏偏遺漏了這個十分顯眼的茶壺呢？說到商廈，其實並不多，最大的要算孔子大廈，大廈前有尊孔子像，彷彿守護著這個蒼涼的世界。

晚上離開紐約，車子駛過皇后區，繞過哈林區，從城市邊陲的高速公路奔馳，直駛向華盛頓橋。橋一過，便正式駛出紐約，那刻，心中有點不捨，很是眷戀城市的瑰麗、多采，還有是木屋侖那個中國人的世界。

從橋上回望，城市中那些高矮參次的大廈統一地亮著發白的青光，使我想起日間在第五街百貨內那些售貨員熾烈的目光。這城市散發著一種冷艷之美，令人著迷，算了，作為過客，回望的眷戀已經足夠。